

异国他乡梦

孙燕君 著

岁月如歌 京韵低回蓝调忧伤秦腔高亢
乡关何处 皇城风大盐湖水咸高原土黄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异国他乡梦

孙燕君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国他乡梦 / 孙燕君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 - 7 - 5136 - 3138 - 9

I. ①异…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4684 号

责任编辑 彭彩霞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马小宾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3138 - 9

定 价 42.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3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作为出版社编辑，我有必要在此做一个说明。

关澜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作者。他身为资深媒体人士，著作颇丰。仅在我社出版的书籍就有四五本，人物传记、散文、小说都有。他的女儿关小霏，我也很熟，小时候我还抱过她。小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关澜前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顺便看望了他在美国的几个老朋友，并借机周游美国。回来他写了一部相当长的游记寄给我。我看完后问他：“你这是游记还是小说？”

他回答：“你要是觉得能出，就当小说出吧。赤裸裸的真实不也是小说的一个路数吗？我的同学老鬼的《血色黄昏》和《血与铁》两部长篇都是这个路数的代表作。”

我只好悉听尊便，把他这部作品当长篇小说出版了。我以为，这部《异国他乡梦》是游记是纪实文学还是小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达了老三届和80后两代留美学生的信息，写出了他们的境遇情感。书中关于中国改革的辩论尤为精妙。

不知读者以为如何。

2013年10月1日

一、 毕业典礼	1
二、 房东	25
三、 纽约梦寻	59
四、 凯蒂（上）	75
五、 凯蒂（下）	117
六、 丹尼	153
七、 H1B	177
八、 陶远尘	203
九、 盐湖城（上）	233
十、 盐湖城（下）	273
十一、 拉斯维加斯	315
十二、 还乡	341

异国他乡梦

一、毕业典礼

CHAPTER 1

1

我坐在 AA188 航班的舷窗旁。窗外云海苍茫舒卷翻腾变幻莫测。

这是美国航空公司从北京直飞洛杉矶的航班,全程十五个小时。以往长途飞行,我总是选 aisle 不选 window,为的是活动方便。这回执意坐在窗边,是为了看云海吗?云海已经看过许多次;是为了俯瞰那片久违了的国土吗?那片国土又是我多年来刻意规避的地方。

二十六年转瞬即逝。

航班依然天天不断,云海依然日日翻卷,没听说有飞机掉下来,然而航班上的面孔已经陌生难辨。当年的满头黑发已经犹如霜染,当年的奔流泪水已经彻底干涸,当年的凌云壮志已经落地成烟,当年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缠绵已经踪迹难觅。

美利坚是我的伤心地吗?人生会有二十六年不愈的伤口吗?为何避之唯恐不远?其实已经相隔万里,心理的距离还要迢迢又迢迢吗?

二十六年来我至少推让了三次赴美访问的机会。报社的朋友都觉得莫名其妙:“关澜,你干吗只去欧洲不去美国?你又不是基地组织成员,干吗这么仇视美国?”我无言以对。

原本这次我也不想去。女儿所在的 USC(南加州大学)的毕业典礼定于5月12日举行,邀请函两个月之前就寄到了,我就是迟迟不行动。4月12日视频时,女儿急了:

“爸,你怎么还不办呀?到美国使馆签证至少要排一个月,再不办就来不及了。妈妈带高考班来不了,你不是办好退休了吗?为什么不能来?”

三天之后视频时,女儿的声调已是哭腔:

“爸,我们同学的家长都已经订好机票了,你是不是不想来呀?难道你真的忍心让我孤零零地在台上流泪吗?”

说完女儿的眼泪真的下来了。我最受不了女儿流泪,急忙说:

“小霏，别哭，我明天就去办。”

其实我一直拖到5月1日才行动。

5月7日使馆面签时，那滋味真叫活受罪。先是在使馆外干晒了半个小时，进去之后，又在阴暗狭小令人窒息的过道里排了半个小时，又是验表又是留指模，好不容易挨到大厅，还是望不到头的长蛇阵；面对眼前黑压压的人群，我小声嘀咕起来：

“美国刚刚干掉本拉登，基地组织肯定要报复，这时候还敢往美国跑，难道你们都不怕死吗？”

我倒是不怕死。临来的路上，甚至构想过一部在美国上空巧遇劫机制服劫匪的惊险小说，前提当然是主人公逢凶化吉死里逃生。

煎熬了三个小时，终于排到窗口了，看看身边的小组成员，个个面色凝重神色紧张，我知道他们此刻最担心拒签，望眼欲穿地期待那张取护照的“小黄纸”；只有我坦然淡然无所谓，我甚至内心深处隐隐希望着拒签，如果因拒签不能成行，女儿就不会怪罪我了。

当引导员把我们小组引向九号窗口时，排在前面那位举牌的小伙子却一动不动了，他回头对大家说：

“上次我就是九号拒签的，九号那位号称铁面杀手，是大厅里拒签率最高的签证官。”

“那你也得服从安排呀。”

引导员一脸怒容。

“我只剩一次机会了，我还是等等吧。”

说完钉子般定在那里。我见状立刻站出来解围：“我去吧。”

随即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地走向九号窗口。窗口里那位签证官的确是个冷面孔，语调也冰冷。没想到这个“铁面杀手”只问了我三句话，费时半分钟，就给我撕了张小黄纸。我捏着这张黄纸条，既不兴奋也不飘飘然，反而有点怅然若失。能失去什么呢？就要旧地重游了，就要见到日日牵挂的女儿了，就要看见女儿穿硕士袍了。签证官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Congratulation”，在美国佬眼里，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是最快乐最值得祝贺的一件事；其实我也快乐，只是悲喜交加；只有我自己知道将要失去的是什么，那是一份固执一份坚守一个心结一个誓言。

离开使馆时，望着身后不见缩短的长队，不禁心生感慨：美国还是香饽饽呀，中国人还是这么贱。据说到北京美国使馆来签证的中国人每天有一千八百人，就算 30% 拒签，拿到签证的幸运儿也有上千人；还有广州、上海、沈阳领事馆呢？一天放走几千人，一年呢？十年呢？三十年呢？都说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遍地黄金的地方，都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已经衰微破败，都说独撑危厦的中国已经崛起，可你们这些中国人怎么还往美国跑啊？我为什么也来凑热闹啊？

我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满脸困惑满肚狐疑满心期待满腔伤感，我登上了 5 月 11 日的班机。北京和洛杉矶的时差是十五个小时，我知道我能赶上女儿的毕业典礼。

当女儿知道我 5 月 1 日才去办签证时惊叫：

“你要是能赶上典礼那真是个奇迹！”

美国是创造奇迹的地方，中国也是创造奇迹的地方，日日夜夜来往于两地的匆匆过客中有多少奇迹的创造者！除非 AA188 掉下去，否则我创造的这个奇迹就要变为现实。

这个小小的奇迹将给女儿带来一份惊喜，将给此行带来一点神秘。它仿佛是一个预示一个信号：我这个草民的美国之行不会平淡。

2

洛杉矶当地时间 5 月 11 日下午 6 点，AA188 航班整点到达。飞机着陆的刹那，我意识到脚下的土地已经不姓“中”而姓“美”了。二十六年前，我曾发誓此生永远不再踏上这片土地，如今我食言了。

耳边突然响起德沃夏克《新大陆》的旋律，其实这块大陆已经不新，至少在我的眼中心里已经不新；但在大多数世人的眼中心里，它还是一块新奇神奇充满诱惑的土地。

中国大陆的出国潮已经汹涌了三十年，至今不见潮落；多少中国学子十年寒窗死磕托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踏上这片土地。虽然土地上的黄金已经不那么多了，但美国梦还没有过时，因为美国梦不仅仅是金钱梦。两年前女儿踏上这

片土地时不也是怀揣美国梦吗?“别梦依稀咒逝川”,如今花甲之年的我是早无一丝一毫美国梦了,有的只是无以名状若隐若现的一怀愁绪。

我是为数不多几个没有托运行李的旅客,几乎是第一个走出大门,抬头一望,一眼就看见稀疏的人群中那张翘首以待的脸;女儿也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发现了我,飞奔而来扑到我的怀中。我仔细端详这张幸福洋溢泪花闪烁既熟悉又陌生的脸:两年不见女儿变得成熟了,好像也变得漂亮了,漂亮得近似美女。以前女儿老是说自己长得不漂亮,我总是说女儿长得很好看,也许是老爸眼里出西施吧。

我和女儿的拥抱长达一分钟。和女儿同来的两个室友按捺不住了,一起走过来叫:“叔叔好。”

“若然、李悦,你们也来了。”

我不仅早闻她俩的大名,而且在视频中相见过多次。若然接过我手中的小箱子,李悦抢走了我的小背包。

“叔叔,我们刚刚拜读了您的长篇小说《时代英雄》。”

“没想到我的小说你们80后也能读得进去。”

“您的小说挺好看的。”

“对,挺给力的。”

我们一行四人边走边聊,很快到了地下车库。接我的车是女儿花了6000美元买的二手科罗拉,才开了半年就已经伤痕累累惨不忍睹。

“小霏,你这车是怎么开的呀?”

“新手手潮,刮蹭多了点,可我没出过大事故。”

“你妈要是知道你这么开车,一定血压升高。”

“你可别跟我妈说。”

车一上高速,两旁的景色渐渐熟悉起来。高大的棕榈树,黯淡的老房子。车过DOWNTOWN,还是那十几座孤零零的摩天楼。

“爸,你以前不是来过洛杉矶吗?”

“来过,是来看朋友,只住了两礼拜。”

“洛杉矶还是老样子吧?破破烂烂。”

“还是老样子。洛杉矶二十年依然如故,北京城二十年面目几新,这就是中

美的区别。”

“爸,我们都知道你是改革派,你不是到美国来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来了吧?”

“用不着我教育,美国从来都是中国免费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半个小时后,车停在韩国城里的一座公寓前。女儿和江若然、李悦三人 share 公寓里一套两室一厅。女儿和江若然一人一间,李悦住客厅。客厅不小,足有二十多平方米。安顿好行李,我开始视察她们的美国居所。

“不错,房间宽敞,设施齐全;只是让李悦住在厅里,连个隔断都没有,这不公平。你们的房租也是平摊的吗?”

“当然,我们是战时共产主义,房租、水电、伙食,一切费用全部均摊,不分你我。”女儿说。

“Share 是美国文化,和共产主义不沾边。我睡哪呀?”

“你只能在我房间里打地铺了,要不你睡我的床,我睡地下。”

“还是我睡地下吧。当年我在美国时,曾经是五个留学生在-间屋里打地铺,让美国佬惊叹不已。今非昔比,两人-间已经不错了。”

“叔叔,旁边就是 Hilton,网上能 bid 到二百美元的房间。”

李悦说。

“二百人民币我也不住。叔叔不是大款也不是贪官,只是一介穷书生。”

“听小霏说,您的小说电视剧改编权已经卖给电视台了,您刚发了一笔财还哭穷。”

江若然也来凑热闹。

“那点收入刚刚够我重游美国的,而且是穷游。”

我的话音刚落,女儿就大喊肚子饿,要到楼下给我接风。于是大家来到楼下-家韩国餐馆。餐馆很怪,老板是韩国人但说中文,餐馆挂韩国招牌却主打中国菜。女儿她们打着为我接风的名号,点了一桌子平时她们喜爱的中国菜,宫保鸡丁、铁板牛柳、水煮鱼……我在飞机上吃过晚餐,一点不饿,但也只能舍命陪君子。她们三个倒是大快朵颐风卷残云。最后当然是我埋单。我没忘了身份,她们是花钱的,我是挣钱的。只是我这个挣钱的长辈远没有她们这些花钱的晚辈气粗和潇洒。

账单递过来一看,七十二美元,我忍痛掏出一张百元大钞,假装潇洒地拍在桌上。

“爸,你到这来花钱可别老乘6.5。”

女儿笑着说。

“你爸是云游列国之人,不是刘姥姥进大观园。如今是人民币坚挺美元疲软。用不了十年,中国GDP就会超过美国,那会儿美元对人民币就会一比一。”

“真的呀?”

若然惊叹。

“当然是真的,叔叔是非著名经济学家。你们将来在这挣美元也牛不了多久,若有远见还是学成回国挣人民币吧!”

“爸,你怎么一来就煽动我们回国呀?我和李悦都已经找到工作了,若然准备读博。”

“刚毕业就找到工作了,看来美国的金融危机过去了?”

“我们怎么会干等毕业,早在两月前就行动了。三天前我找到一家洛杉矶的中文报纸东方报,还没来得及告诉你;李悦是在一家华人公司做marketing。”

“怎么都是华人企业?”

“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散,美国企业进不去,只好在华人企业过渡一下,华人企业也给办工作签证。”

女儿到底还是干了新闻。

她国内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到美读研,她非要读新闻。

“你爸干了半辈子新闻,没多大劲。你读新闻将来很难就业,美国不少报刊都倒闭了,纽约时报也在大裁员,你还是读金融吧。”

“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一片萧条,我们学校的一位学姐,金融博士毕业半年了,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呢。我读新闻也是子承父业啊,我就是喜欢干新闻。”

我们的争论草草收场。我早就知道要想干预80后比登天还难。他们是自我自立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的一代,至于老爸老妈的金玉良言,他们姑且听之,然后任其随风而去。

3

在美国的第一个夜晚睡得不太好。地铺倒是很舒适,只是时差还没倒过来。

第二天一大早女儿就起来了。毕业典礼是她的兴奋点。早饭后,女儿就换上了黑袍黑帽,然后精心化妆,然后对镜顾影自怜。女儿已经二十四岁了,追求美是她的权利。穿上硕士袍子的女儿神采奕奕,好像换了一个人。然而我对这身黑袍子素来反感,不就是欧洲人过去的教士袍吗,中国人为什么也要跟风?现代化真的等同于西方化吗?

八点我们出发。女儿开车围着学校转了三圈愣是没找到车位。无奈只好把车停在远离学校的收费停车场。停好车我俩急匆匆向学校赶去。女儿穿着高跟鞋,根本走不快,我安慰她:

“毕业典礼晚一会儿没关系。我当年不但黑袍没穿,毕业典礼都没参加。”

“谁能比得了你?你在哪都反潮流,不愧是红卫兵出身。”

“我是任他西风浩荡,逆风飞扬。”

“你逆风飞扬了半天,不也是跑来美国混了个金融硕士吗?回国后奔走呼号二十年,复制华尔街,呼唤市场经济,还不是人在东方劲吹西风吗?”

“我吹西风也吹东风呀,如今已是东风西渐之时,大势已然,无人能挡。”

我和女儿边走边侃。只见街上到处都是匆匆而行的黑袍学生,金发褐发美女接踵而至。

“到底是 USC 呀,美女如云。”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白挨着好莱坞。USC 的电影学院可是全美第一。”

“你们新闻学院呢?”

“USC 的新闻专业全美排名第四,要不我干吗选它。”

“你们 USC 的收费也是名列前茅啊。”

“爸,你又心疼那点积蓄了。我不是说过了吗,你这是投资啊,我可是绩优股,将来的回报会很可观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可从未想到过回报,只知道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

我们赶到学校时,还是晚了二十分钟。USC 主楼前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各

个学院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分开列队。都是一样的黑袍黑帽,只是带子不同。PHD 是红的,MASTER 是黄的,UNDERGRADUATE 是白的。

女儿急忙寻找新闻学院的队伍,我跟着她在人群中穿梭了好几回才找到新闻学院的大旗,旗子上是一个斗大的“J”。女儿赶紧溜进队中,把我抛在一边。

不久队伍开始进场,然后排成方阵入座。很快不知哪儿冒出来的大批警察把广场封上了,我们这些家长观众只能在广场四周翘首张望。今天穿黑袍的人是主角,他们可以凭借一袭黑袍自由进出。

我选了一处相隔 50 多米能看见女儿的台阶站定,然后两眼盯住目标。女儿在她们同学中如鱼得水谈笑风生,但说的是什么听不见。每隔几分钟,女儿都会站起来向我招招手。

主席台坐满了显赫的嘉宾,最显赫的当然是奥巴马。USC 的毕业典礼居然能搬来总统,可见其牛气冲天。典礼开始了。先是军乐队奏国歌,然后是升国旗,然后是校长讲话。这位白发老校长讲得慷慨激昂热血沸腾,几乎每个段落都能得到下面毕业生们的欢呼。然后是教授代表讲话,然后是博士生代表讲话,上来的居然是电影学院的一个金发美女,我心里纳闷:这个大美女为啥要读博士,为啥不直接到好莱坞当影星?主持人宣布 master 代表名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个名字居然是 Xiao Fei Guan! 伴随着新闻学院震天的欢呼声,女儿健步上台,没有讲稿,没有拘谨,而是镇定自若面带微笑。她的讲话声音激越而甜美,地道的美国腔儿,连一丝中国音都没有。女儿是三年前从英音改美音的,没想到能改得如此彻底。出国前,她老是踩乎我的英语:“爸,你说的是哪国英语啊,整个一个 Chinglish。”

女儿的发言,几乎每句话都能得到新闻学院方阵的齐声回应。她只讲了几分钟,但内容新颖情感充沛。她的结尾还挺煽情:

“是 USC,给了我们诚实的品格;是 USC,给了我们学术的真谛;是 USC,给了我们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勇气;母校不在乎 WHAT TO DO,母校在乎的是 WHO YOU ARE。USC 校园里那些朴实、直率、挺拔的棕榈树,就是我们 USC 毕业生未来的形象。”

讲完,全场轰鸣,女儿热泪盈眶。我一边为女儿骄傲自豪,一边沮丧凄然。怎么短短两年女儿就被美国化了?美国大学真的那么神奇吗?别忘了你的小学

中学大学都是在中国上的,清华大学的四年教育难道不抵 USC 的两年吗?祖国对你 16 年的培育难道可以一笔勾销吗?我搞不懂了,到底是中国为美国培养人才,还是美国为中国培养人才?

全校的典礼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是各个学院的典礼。我从广场转移到草地上临时搭建的大帐篷里,坐在头排等候。上午 11 点,新闻学院的毕业典礼开始了。热情洋溢的女院长讲话之后,开始发授证书。每当院长念到本土毕业生的名字时,坐在我身旁的学生家长就站起一大片一齐欢呼;显然来的不仅是父母,还有七大姑八大姨。当我再次听到 Xiao Fei Guan 的名字时,单枪匹马竭尽全力大吼了一嗓子:关小霏!站在台上手端证书的女儿听见了,幸福满足地一笑,向我招了招手。此时我忽然想到,如果我不来如果我没赶上,女儿会怎样?她真的会在台上哭吗?

毕业典礼结束时,已经十二点半了。我和女儿都饿了。在学校大厅里吃免费自助餐时,我问女儿:“小霏,怎么会轮上你代表全校硕士毕业生发言?”

“那有什么新鲜?今天的美国没人歧视华人学生。我可是新闻学院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且我的毕业论文得了一等奖。”

“就是那篇‘中美非政府组织比较’吗?”

“对呀。”

三个月前,女儿定下论文题目后向我征求意见。我当时坚决反对:“这个题目太敏感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不但数量很少,而且处境艰难,不遭政府待见也不受民间欢迎。”但我的表态无足轻重,女儿还是我行我素。

论文完成之后,我对她说:

“你的那篇论文写得不错,有些深度,但不能在国内发表。”

“我干吗非要在国内发表?”

我无话可说。

饭后,我们一起参观学校照相留念。USC 的建筑确实很漂亮。我们参观了新闻学院、学校图书馆和学生活动中心。女儿是幸运的,能在这么优美的环境中完成学业是一种幸福,可这幸福是用几十万人民币换来的,那是我们老两口一生的积蓄啊。我从不后悔送女儿出国留学,不管将来是走是留,女儿的留学经历终身受用。毕竟国内的大学太滥了,教育市场化的结果是老师争相外出挣钱,鲜有

认真教书人,实在是误人子弟。中美大学之间的明显差距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自助餐快要结束时,女儿的手机响了。那是个悠长而神秘的电话,打了足足二十分钟。我猜想来电话的肯定是她的男友。

4

当天晚上,在女儿的公寓里举行了一个堪称盛大的 party。他们苦学苦熬了两年,终于毕业了,解放了,该是放松潇洒的时候了,该是放浪形骸吃喝玩乐的时候了。

两年前从中国大陆来到 USC 读研的学生总共十二人,五女七男,分别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沈阳。现在除了两个男生回国度假,其余十人都凑齐了。这就是他们 USC 的中国大陆小圈子。圈子里的人我都耳熟能详,那是两年来女儿在我耳边狂轰滥炸的结果。

女儿刚到美国时,我就告诫她:“你们的英语都没问题,不要泡在华人圈里,要主动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在美国的前半年,同来的大陆学生并没有都住在一起。女儿和若然就是和几个美国学生住在一个大房子里。然而融合是艰难的。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和风俗是障碍。这些美国学生几乎每个周末都搞 party,来人川流不息,音响震天震地,不玩到半夜三更决不罢休。

开始女儿他们也参加他们的 party,和他们一起唱一起跳。渐渐地中国学生撑不住了。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玩,他们要学习,要把 B 变成 A,要拿学位。可是你不参加,他们照样玩,玩得你无法睡觉。

作息时间的差异只是小障碍,文化和风俗的差异才是大障碍。首先是吸大麻,party 中的美国学生 80% 都吸大麻。在美国大麻很便宜,似乎算不上真正的毒品。他们吸,也让你吸;你一次拒绝二次拒绝还能永远拒绝吗?记得女儿和我们视频时讨论大麻问题,可把我和她妈吓坏了。我们苦口婆心千叮咛万嘱咐:“你可不能沾大麻,那就是毒品!”

其次是性生活。美国的中学生一多半都有过性经验,遑论大学生研究生。party 之后,美国学生无拘无束自由同居,他们视同居为家常便饭;他们主动邀请